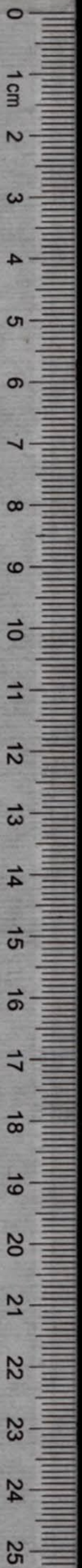




436
2749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二十六册

别集一





121016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白小松先生撰獻圖書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白小松先生揮扇圖書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



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太人嘉靖壬辰孝子鍼無疾而卒孝子旣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

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
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
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
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
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
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
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
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
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
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此文參用崑山常熟本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
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
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
目爲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
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髻鬣喪父家計不能
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
一旦命已至此何以書爲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
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亡且鴻寧以衣食
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

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
賤之爲戚也兄爲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
終官府催科榜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
兄他所縣吏恠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
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
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爲其母
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爲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爲
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
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
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

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費金甚急自
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
卒自新爲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
吳純甫純甫好獎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
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
容儔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
不爲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
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
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

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爲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

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
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爲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
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爲
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啟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爲太倉
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爲
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
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
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刊處人以比之管幼
安是爲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

爲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
始興教諭其次卽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
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
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
麤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
徃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
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
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
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
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

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

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
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
書有所當意每挾摛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
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蚤世
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
人持官物卽槌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
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入必負業已許
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爾
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
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
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

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
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
鄉吾不能一日亡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
往廬于墓側從始興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
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
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
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興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
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
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

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
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
濟兄弟一時起海上竝爲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卽
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
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
有以哉冢宰玉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爲之銘可以不
媿而通叅張先生之狀尤爲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旣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爲墓銘
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
公贊畱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橫則

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淪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爲傳予讀而悲之爲敘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爲太倉故今爲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汪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爲錢塘令元忠方五六歲携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

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爲錢塘令元忠方五
六歲携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
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爲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
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陷年十九補學官弟子
員等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
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尪弱多疾藥
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
尤能治家其遇事強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
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
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爲不
可及云自以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

十三元忠爲人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
解帶與人語纏纏不止也贊曰子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
贊曰子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
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調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
君果言元忠必不可之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
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
士可必得以其所爲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
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榮字宗肅世爲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

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

君姓章氏諱榮字宗肅世爲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
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
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格南京大理
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
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爲構亭
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
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爲人孝友入
縣學以德行爲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
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
呂公並以八座居雷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
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

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椿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爲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規爲不法或以爲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爲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爲囊橐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爲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上官以爲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歛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兵自寧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畱單縣

令轅門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

聲言欲向山東都御

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畱單縣

令轅門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
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
者爲案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
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
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
永州在楚越間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
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
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
爲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爲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

從祖母之外家蓋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懽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爲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爲興府良醫事

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

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

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
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
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卽錦衣也家
貧克勵清操以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
錦衣家有高節之堂■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
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
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
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爲
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
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
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聶尚書

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爲芟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壘宣德間以鄉進士爲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

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壘宣德間以鄉進士爲
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
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
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
觀政大理授戶部正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
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爲■圍公皆率衆
守禦■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
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爲禮時瑾怙權流毒
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爲
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
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爲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河南左右叅政。潁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潁川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陞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

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
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
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郟人張得才
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
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
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
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
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旣歸所蓄書數
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
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
造官府爲恥子弟斂戢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

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子某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畧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宮取其遺書讀之爲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爲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爲諸生已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戶部乃次居

濬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爲諸

生已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戶部乃次居
四時戶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
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卻禮幣之贈數
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煤導九河諸所條畫皆
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荆蘆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
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
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
有後也陞瀘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收鞏昌至則陳茶
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
居士爲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

輕財收郵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畀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爲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南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駟駁彙集醫方若干卷君旣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爲邢州司理隆慶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爲司馬因採

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爲邢州司理隆慶

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爲司馬因採

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
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爲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
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
規譎譎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爲官豈能辨治哉化
中蓋深以予言爲然云

以書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
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蕪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爲玄

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爲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已自能進取遂不復閱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爲人誠樸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值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爲尚書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

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爲尚書
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
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漸
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蓋少况年逾
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
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黃間也比徙蜀藩送至長橋
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且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
奉敕督理黃籍遭迴二載及海南僉下卽上疏歸養
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歸子曰濟叔嘗爲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邛九
折阪又登峩峩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

聖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
余論周封君事蓋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勗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
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內典有賣錫者勸令讀儒書遂
通詩易史傳洪武中涼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
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為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槩
巡撫蘇州翁為鄉老胡卿對衆有謔語翁諫以為非
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囊當
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
為宗蠻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

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
爲宗蠻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
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搖其首僧以爲少
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沒宗蠻家他郡送囚至皆
已論死翁知有冤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
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
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爲家僮携之入見
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爲胡卿規建書院卽今巡
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
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爲鄉老其人側耳於
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蓋謂

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困貯菓郡別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間舉人材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爲鄱陽令嘗爲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杲昂杲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季鷺行鳴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爲楊氏贅婿不爲舅所禮夫婦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蓋興於

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爲楊氏贅婿不爲舅所禮夫婦
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蓋興於
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爲長洲著
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
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拯爲諸生通史學會孫致遠
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爲其家傳不
得而畧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
繫巡撫類以没人產爲事吳民冤痛今馬氏書謂熊
爲胡悞也以槩之酷東園翁事之觀死鶴事其所匡
據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

考大臣年表及江西

人物志皆作熊槩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德初使大理
卿胡槩巡視應天諸郡槩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
胡因胡姓官終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馬昂事與馬
氏書合諸書記事從其已復之姓先太僕據之故稱
熊槩馬氏書但知其撫吳時之
姓故稱胡槩皆不爲誤莊識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
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
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旣善治生產於其父
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
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創爲區
別也人有惡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
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旣老鄉里高其行縣爲

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
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
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
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
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
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
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
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
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舐其篋者物色之得
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
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

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為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
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
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
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
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
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晳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
架上書悉以相贈始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
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

架上書悉以相贈始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
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
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
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
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
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
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
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
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
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始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
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
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
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
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
獨不可賣蚊烟涼筴遣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兄之
夫沈氏顛顛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
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
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鮮菱者如
僊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葱之兆耶可茶醫

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鮮菱者如
僊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葱之兆耶可茶醫
果日進求者屢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卽怒
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旣
責其飲酒醉卽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
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卽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
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卽
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己子而養其姊三十餘
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
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
十年冬子兒子患疹可茶爲撒已事來自練城三十

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卽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爲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欽衽以聽焉又嘗爲頤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鹿野翁爲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爲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

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
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那亦五并此物也

以其為辭餘則重邑中存文字必雖與理餘亦
以是為辭餘則重邑中存文字必雖與理餘亦

善治善政理餘為人所為其

必非以

亦至要

亦至要

亦至要

鹿野翁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植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

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蹙曰視
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
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入
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
俛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
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而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
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
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
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

者

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
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世憐之意欲令改適
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
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
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
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
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
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

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
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
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
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
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
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
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
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
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節然先生物物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
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
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
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
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
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
婦卽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
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踰自浣洒之
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

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媼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斝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

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
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
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
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
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
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
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
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憲臣三省

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
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
賊突起將過江閩爲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
孥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
花峒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爲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
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卽沐浴更衣告天曰吾
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
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
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
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
爲兵部職方郎中

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

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
爲兵部職方郎中■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
尚書爲權臣所悞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
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
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
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爲而王君有父風
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
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
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爲詳蓋兩家詩書
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
同也要之王君蒙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

烈婦之死爲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間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瘡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爲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卽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強因爲

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強因爲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蓋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爲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爲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逡逡有禮矣余官雒城往來茗溪欲泝茗水上天目山遇訪孝豐吳氏會遷不果蓋其家富貴多巨

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毋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玦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爲奇乃舉之卽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爲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譽洽於閭里朱公爲御史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

里朱公爲御史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鷓鴣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爲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瞽女孺人爲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媪昇來及歸時或勸

鎔之而藏其羸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釵衣辭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俞楫甫妻傳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之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
之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
人者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
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歟見奇
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
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
貧女須荆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絃麗不
御初楫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宦不遂而
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楫甫近衰落孺人恬然
不知爲尚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
兩兄同居三十年姊姒間絕無嫌間楫甫從父官嶺

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齋嫁尋死復爲
治葬具治家儲俸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媪
慰妯未嘗以色加時縣胥以稅糧爲奸利巧設方故
以疑誤人謂之改兌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
獲少羸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
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旣歿家大有疑事顧宜
人輒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贊曰余聞楫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良然女子賢
異於丈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輒不信余嘗再失
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
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

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嘉定曾侄孫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九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姓姁氏其後分封以國爲
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
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
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媯姓之後也楚漢之際
陳餘爲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傅之夏說爲相國
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
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內史

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爲郎
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
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爲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
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爲黨魁變形
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
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爲墳虎豹皆
來馴擾其傍爲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
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
孝先悲繞號慟鳥獸羣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
并州榆次人爲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

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

并州榆次人爲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
秦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
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
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
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
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
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
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
恭皇后國朝 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爲皇后者三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爲簽書樞密院事
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
爲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猗死焉國朝
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爲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
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爲戶部尚
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爲名臣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
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蓋禹之
後別爲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
冥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神主聲
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興其
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

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興其
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
股等猶爲萬戶侯而桀子淳維居於北陲世爲北狄
主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
稽杼封以爲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疆滅於楚
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濱無疆
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旣郡兩粵而姑粵區
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
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殲
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
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

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
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
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昺昶昽昺昽字孟陽以薦
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謫隆慶
復召爲中書舍人昶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
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昶
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太
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上嘗以其名昶云日當
居上改昶爲昶故世以昶字皆作昶云仁宗皇帝
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昶預焉詔昶書北京

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景預焉詔景書北京
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 上親第
景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
中纂脩 仁 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 皇陵
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
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景善寫墨竹妙絕一時海外
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
初昺成隆慶景亦從坐景徒步往省脫景於難後言
于院長薦昺授中書舍人景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
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

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賜葬迎鐘浦曷
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
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
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景子三人鉞字德
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旣老善娛奉之極亭館
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
文振以字行景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
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
清鎡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
景淳景灝景瀚景杲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
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今序

景淳景灝景瀚景杲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
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今序
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
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
公疑夏公卽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
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
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
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

夏暴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服屬於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爲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旣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爲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廼可以用兵大曆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

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讜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藹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怒貶登州

司戶叅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亂劫暘守黃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獎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譖咎繇

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
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
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
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
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
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
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
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藹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
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
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
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

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
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旣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
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藹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
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
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
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
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
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
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

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
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
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
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
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
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
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
此獨免承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
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
益精明每鷄鳴子壻方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
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卽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

之爲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
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
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
切不能忘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
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
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
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已之志不爲勢力所怵
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
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
恆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

恆至達且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
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
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
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
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
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
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
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
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
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

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之竟完全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弘御史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柩上有聲如鸛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
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已卯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授兵懷來破雄縣按兵月樣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塢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

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
西水寨敗援軍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
南橋小河填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
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
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
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
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
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
文卽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咸
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兇內奪九門外

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好兇內奪九門外
攻居庸追戰莫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
寧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藁城西
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
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
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功爾亦無忘朕訓
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雌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旣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

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
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
良父旣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
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
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
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
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
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
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
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
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
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
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
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
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秦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六百石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淵之子

忻城趙彝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汪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瑞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崑山後學

黃泓
陸時通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銘頌贊

爲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爲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
吏部尙書余公熾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
子僉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
誠足以爲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爲非
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
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
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爲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含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

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
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
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石
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未能
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
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
十有四年子秉端卽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
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
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
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闐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
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彝倫爲夔魍魎白日見形
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于車上舞
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
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
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
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鞞素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幅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綌幅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
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
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
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
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
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
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爲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
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
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

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鎡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爲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爲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釣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

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
之復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
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
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干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
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
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
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
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樸益修學知名當世
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駙
駮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王

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成實同母脈膾之

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

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

行昭我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

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侯乃

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册册宋康王

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

爲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爲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
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
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
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
帝號爲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
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
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感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
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
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并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
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
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
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
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
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閔然每至深夜鼓鼙
鼙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日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

齏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日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
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
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
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閤
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
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
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
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
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
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

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
脊生日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
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
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
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
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
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
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堦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旣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坐云清泉發淵於斯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別自號清泉子
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
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閔嘗所隱處閔汝南公族無繇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峰峰之東爲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
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

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
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
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
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冊而狂自同亡羊

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黃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庫
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
供之而爲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
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
貯盆中爲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
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蓋嘗
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
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
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
儵兮忽兮尚媿
媿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
混沌古色巧嵌

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
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
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
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
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
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
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各
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

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
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
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
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
警公敷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
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
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
者也蝦蟇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 天子南顧之憂
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
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

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廼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
卽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
遂作頌曰

明明 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
年帝命不改蠢爾島嶼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
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
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
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
濤風雲埃鼈矐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
佻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 天子宰公之
勲庸銘于鼎彝

佻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天子宰公之
勲庸銘于鼎彝

公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
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
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
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闡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
國前世爲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
接於閩廣首尾聯絡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
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
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

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
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黠唯高麗
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
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
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
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
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
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
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
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

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
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
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
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
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
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
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
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
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
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閔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
襄卓爲名卿前有忠靖玄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
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
壖世樂耕耘蠻■恍惚陵水來侵 天子曰俞咨我
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
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 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
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
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犖犖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犖犖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
家子敬大父爲廣東叅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叅議
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
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
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
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
公像示予請代爲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

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米久逋王使人篋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

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簒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
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
奈何取以爲已奉卽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
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裏
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
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
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
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
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
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

生發庾粟千石子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
誦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
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
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
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
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
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
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日民列狀請建
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
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簷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

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簷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
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
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
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
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
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
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橫而
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
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
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

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鑑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

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
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
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
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
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
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僦舟還吳以
舟輕夷陵人昇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
林太守云

王氏畫贊

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
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

冰淨此爲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
之菴兮援余手之鵝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
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
爲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
姨以爲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虞
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

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

景帝珠不可曉疑有

誤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禹航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禹航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祭文一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
同榜之士使予爲文以壽公子序公爲兩京御史時
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
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爲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
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
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
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

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
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
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
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鹺政既通黎亦知悔
受節章貢威稜日著公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
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
獬旌旗一麾首駢頸繫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
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上習選悞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齧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

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上習選愼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齟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
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鼎彝惟公孝友宗黨
所稱况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
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謨年踰弱冠
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刳七上春官每進踟躕
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
冠絕羣儒向之嗤者自愧穀雛吾崑名邑世產瑾瑜
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

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
天胡中道頓蹶駒駘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
且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
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畫錦
忽聞惕呼捐金散糈以卹荷爰厲志循城卒全其郭
衆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
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
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肉在俎
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錢宗伯不
選今仍存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
六策臨軒唯崑爲縣儕在海堧三選大魁公出其間
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
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
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
不競於榮卒以資敘乃躋六卿旣長天官居於洛京
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賁丘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
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
云胡不憇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
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奠此湑酒以告殯

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
復方當計吏之僭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紉之發適
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
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
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洞酌告訣堂筵庶幾明
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
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
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
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
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譎而先生依繩循矩以
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
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
出於戶閥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漸色中耿
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
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
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裒然
以北旣無拔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攜手同行之戚

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
蓋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映睹旨
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
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冃冃人生富貴如花
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
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
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于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礪彼市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子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硤彼市
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
是專是穠是藜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
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
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
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
痛焉

祭唐虔伯文

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鷺鳩榆枋而已孰云
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凌空

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
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
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干木之廬過者
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
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
同門夙承奧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
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
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嗷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
宜受多祉胡以彌雷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
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藜蕪萬畝
惟民之憂言于太史欲去其螫民方恃賴罹茲家尤
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繇
移其計日炫服事賊竄吏仍踵罔以爲羞丞則見星
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仇
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旣砱七縮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

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
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
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
哀哉昔也越嶲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
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
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
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
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
齷齪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

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
離齷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
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於子
歛見高軒天若厚之又斲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
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
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
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
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

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
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
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
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
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
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
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
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
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
如剡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

如剡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悼以至於今不勝哀
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
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
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
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
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
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
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旣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

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兩宮從
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
西苑膺膺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
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
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
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
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旃昌也三十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旒昌也三十
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
故構此痛冤萱堂旣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
淪遂以窀穸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
里玄泓慘慘令母携持子婦帷幃相屬往卽長路吁
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
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
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斃尚享烈人猷
之祭張貞文文之內主前與封之奉會想厥德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

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
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叅會魑魅魍魎
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
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
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
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髻
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
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
沉沉昏夜炯炯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
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
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
良愈鄒平君旣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
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
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潛
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
又何垂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
于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刳夫與父其一道兮夫

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
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
枯槁而面黧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
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
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
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
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他
離予昔嘗歷此變兮悅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
兮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

淋瀝

祭外姑文

淋瀝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
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
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
之交忽遘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旣
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
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
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
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
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

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
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
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
夫人之生旣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
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轉車將次
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
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旣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
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

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
人所以勤閔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邁懼
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輦將駕猶扶携至家迨疾轉亟
一日九死乃始昇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
死於中途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始
爲公夫人啓攢卽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
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
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
芽已茁樵夫晝歌猿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
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
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
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媿者獨始
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
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
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
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
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
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
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

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
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
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
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
臣怙寵咨爲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
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
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繫皇不惑天亦助
明與古無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

熾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
齒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
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
歲薄都城犬羊虓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
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
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鏃骨曾不畏
爍間關萬里諤諤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先皇
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歟忽未及褒美天子明聖思
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諡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
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觀彼踉蹌嘿嘿自

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觀彼踉蹌嘿嘿自
叱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
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
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
皇家猶有英靈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
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
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
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

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虺蜥之援民旣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爲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漓相劓相刃以至於今始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

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漓相劓相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
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
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
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織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
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
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
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
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雉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
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
自惟帥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
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
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
惠澤霽霽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
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尚饗

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量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爲吏之事獨遵孔氏
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
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卽賜之甘
霖四野沾漑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
爲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爲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
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
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
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卽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于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爲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病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因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爲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敷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爲大官會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駮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爲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谿虬戶爭爲古

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
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
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
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
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
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
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
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
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
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瞽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

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瞽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
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
公賢子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
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
而獨公之知我者炯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
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總麻之服以其服哭之
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
醜明跼蹐于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筦夷吾之見
逐兮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
何顯晦之殊職

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欵欵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
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徇世而拘
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
恂愁兮莽馳驚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
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
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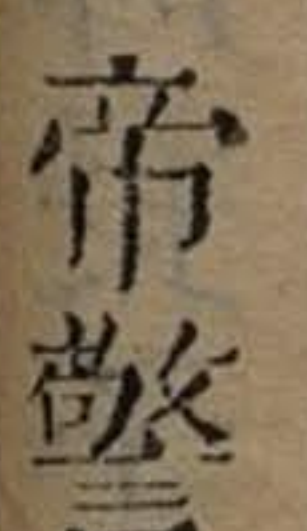
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爲銑谿龍門爲
虬戶崑山本谿作鎔常熟本作鎔皆誤今正之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惇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
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

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
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冤痛數絕明年
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于素旂
廼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
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秉麾漢庸吉駿名賢纍纍
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
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逖矣胸封迄唐踵武
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吳始祖洎先司馬
連理擢英兩枝之胤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

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
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儁譽克紹休美
羽儀初升牙角歛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
日緝王旅公之勩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祖
命也如何猝見傾圯嗚呼哀哉初爲大行  有經
有國之卹言共其旌歛車告虔抒  帝哀誠惠文嶽
嶽大璫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蝥螘察理寃獄活者千
人洎洎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  兵完其危
堞奠我  帝京遂叅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
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  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遇

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
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遇
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
帝曰汝忤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
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
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
繼褰狼盡翳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
驪之車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
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
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
惟天惟天命之攸制亦既惠之又復蹶之亦既珮

之又復剷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
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盭誰爲推之誰爲擠之誰獨徘徊
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幹流隨之以
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續承不隕其世必復其
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
室以椎挺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繫
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
羣賊日闖帷幃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

羣賊日闖帷幃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
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來嬪
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
虛月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爲委棄苔生茵
兮蟲絲罥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織手親兮遺掛在
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携持事遨嬉
兮母爲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汚
澣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低離兮倚閭兮過黃昏期

兮當年鬪采猶在筭兮羅襦粲若嫁時遺兮鳥違故
林何所如今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麋
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容媵質徒悲辛兮旁皇中
野誰爲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
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逡巡兮眇眇默
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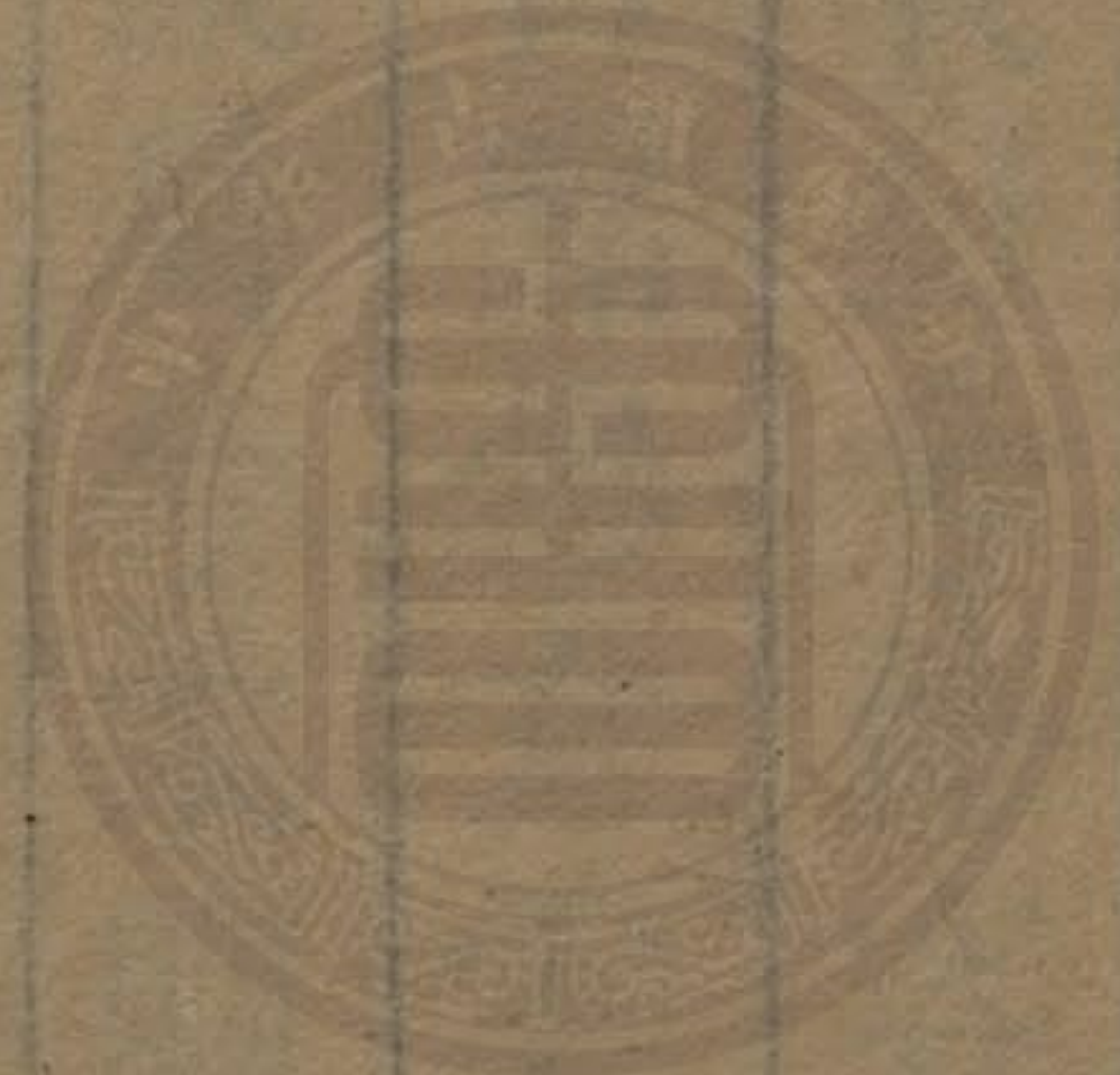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廉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
兮黃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
衆齊懽睦兮靡顏盛鬢被綺縠兮芳馨雜糝紛郁郁
兮遨遊閭闔驚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閒安弘

衆齊權睦兮靡顏盛鬢被綺縠兮芳馨雜糅紛郁郁
兮遨遊閭闔驚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問安弘
靚永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吳江曾姪孫虹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一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以下諸生課試作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寬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

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燁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旣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旣隳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足以僨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

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足以僨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蓋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既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興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

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與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害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懾雷霆

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
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懾雷霆
之威不爲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
侃乎無所撓也亶亶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
萌爲之弭息四
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
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
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
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
寬以恕也其質近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
天子而以寬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
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

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其無所能也渾渾乎其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卽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千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利方爲圓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鍥厚爲薄以索人情君

終不避仇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鍥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仇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凌誅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清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迪知忱恂

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茲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迺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抗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噓以成風相吹

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
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噓以成風相吹
而成俗隆洙之時一人噓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
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獎之而
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
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
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
如此則百僚師師皆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
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

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

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于太極

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
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
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
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
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
世之聾瞶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
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
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
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
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
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

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
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
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徇
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
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書嘒嘒然指其何
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
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
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
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
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
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

能易先天之良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
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
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
之說觀璿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
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
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
者推之未始爲曆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
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
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
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
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

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

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挾天地之秘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尚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秦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讓訓天下而言讓

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衎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

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
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
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
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
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
爲賢人而已蓋至于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
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
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
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
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
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

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  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

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季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

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季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秦伯能得之故秦伯之所爲迺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於有而求道于無求道於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蓋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於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不勝其說而求道者不勝

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辭而闕之日不足也而爲
之說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
其說宏遠恣肆窮天極地嘵嘵焉唯恐其言之不詳
萃其終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
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
非孔氏之徒爲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
而后能取之知其途而后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
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
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
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爲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
謂性率是性而爲道心卽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爲荒

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爲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
謂性率是性而爲道心卽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爲荒
遠荒遠非道舍道以言心則爲形軀形軀非心道也
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
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
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旣其所以終游乎
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心以會道
而私或漓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爲
心故道失其所以爲道詩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嗚
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淳漓去間之

道也性者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懷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茲也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孝爲人臣者以君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

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
去而聖賢可爲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窒
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微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
恕者先儒以爲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
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
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澆漓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
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
求駢死于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
可無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
故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
心迹之判而理無內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
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說是內而非外自
謂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
不包天下徇耳目而遺心其說則徇象而拘迹自謂
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內則有所不
達合外以爲內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內以爲外而後
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
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內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

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
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內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
外則苦于支離之弊專于內則馳于玄妙之歸大者
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汨沒以終身外
之于內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與問學若是其相悖
也尊德性之與道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
知子思之言合內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會諸其
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爲者也苟徒形骸而
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翺飛蠕動者奚以異
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爲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
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構精造化萬有

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純而不瑕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得之而爲德生之而爲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愛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賤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橫奇寶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况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褻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爲人者其道在于尊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

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爲人者其道在于尊
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
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
非以徒驚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
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
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
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后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
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爲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
必幾焉康焉研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辨于務
而深可達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爻

無用于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卑窮理踐實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溫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之功射藝之游非拳捷之逞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

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之功射藝之游非拳捷之逞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虺之誥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秘其在茲乎吳文正以爲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爲問學者徇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玄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爲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玄牝之學

明心之說若關尹老聃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
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
之緒于殘篇亦已燦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
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鷺湖是非
之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門戶之非嗚呼德性
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爲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
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
在邇而求諸遠也噫

此首第一行
疑有脫誤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
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徇其偏而不求至其中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
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徇其偏而不求至其中
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其不能者
終憊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諛邪遁之歸而不
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爲蔽也天之所
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
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勵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
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况于人乎况于學乎學也者
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爲之限夫是
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
眯目則天地爲之易位彼美質之爲尤物也豈直糠

糝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
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
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爲
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
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異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
是故有溫良慈愛之懿有辨別剖析之明有真實無
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強毅果敢之氣殘忍之
不足以勝吾仁眩瞽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僞之不足
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勝
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
分數有多寡則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

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
分數有多寡則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
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裒蔽于不足而不能
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以
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強戾用彼固以沾
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
而求備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
全其美臯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
進修之學而夔之典樂亦不外乎直溫寬栗之數語
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謂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

調習之不馴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
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
以謂之厚師之辟可以謂之文由之彥可以謂之直
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彥焉
而已矣畧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
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恐焉
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己也退退焉不敢自謂
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
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
去偏救弊之術于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
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

去偏救弊之術于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
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
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
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
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爲剛勇也而有
所不伸有所不爲亦剛勇也惟好學故仁惟仁故智
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
央而觀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
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勵之功爲
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蓋每每言之而
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鷄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汶汶

以沒悲夫美之爲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絕異者爲
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爲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
于質之美蓋以其聰明絕異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
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
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
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
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見而有所不見此美
之所以爲蔽也由是言之椎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
聰明絕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
故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
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
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
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
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
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
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
明明固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
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

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爲善而非譽訾之爲惡而非毀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爲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爲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糝糠糟粕煨燼云者而奚足以芥蒂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遇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

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日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強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于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爲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且明而暮晦生長肅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

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栽者傾者成遂者夭闕者
變易者流遷者枯偃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
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爲適
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
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聰明仁聖德充而
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
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
而圖之于末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
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聖人亦以天
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
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

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小若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聖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孰不艷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畧也至于鄙賤之甚者則擯絕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爲若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

宅鯨出禹入不以爲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
封不以爲忌故使鯨能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
剗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
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蓋其
善順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瞽者則者宮者
莫不以爲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爲樂吾使汝爲闈
吾使汝爲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
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
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而狄或有稱子書
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廁之篇
末吾于是真見聖人之心如夫也使夫人之有過者

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廁之篇
末吾于是真見聖人之心如夫也使夫人之有過者
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
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
聖人之教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
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
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
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豔凌
轢震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

身惴惴焉而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強以吾之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踈濶洞然無防閑之設立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穽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投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旣無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隳業墮而身與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隗所處之真善而又以嘉范曄之知言也夫不曰小

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
隗所處之真善而又以嘉范曄之知言也夫不曰小
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
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
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
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者
素行必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
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
逸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
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
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爲小人者

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

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
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
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
當摯歛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生者宜剝盡而不存
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盛而喪其所以生生者
故卒之太和回斡勃焉盜焉變而爲朱明長羸之氣
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
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
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
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
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

間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眦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劍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強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豎之禍纏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巖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籍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失于防閑者也陳竇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紱裂土布在有位內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

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紱
裂土布在有位內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
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閹所賣
吁亦可悲矣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
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
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
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
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召陵之師不足以折
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圍之
討不能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
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因于仇王二李之遞爲出入五

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蓋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吾獨惜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而欲舉關西曾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
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
詳有畧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牴牾
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
意也苟徇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
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
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
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
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軻
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

疑有
闕文則已若

比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

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蓋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子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蓋自以爲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

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
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
予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真以其得聞乎斯
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
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
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
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
戒書之所由作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
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
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卽敬止之家學其視
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

作于義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
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
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
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
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
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
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
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
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
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
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

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
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
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
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
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臯初無文字而禹湯文
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
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
古之議論而况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
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周
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
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濶畧而後

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說其相戾者固多而論說之紛紜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剝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曰似行之曰遠斯道之真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人之

語之乞醯

十歲作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

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
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
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
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
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
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蓋天下之直而非吾之
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
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則物
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
我有而非物有也既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
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

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爲苟可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爲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况于有耶小且如此况于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納交也可以爲惠也可以使人稱我也高爲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直因是事而爲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尚可以乞人爲己有直亦可以假物爲己名也獨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

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魯人所求者醯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我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高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有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恒不窮求之于物恒有盡順之以天恆有餘矯之以人恆不足蓋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爲盜取人之物則爲襲假無而有則爲僞盜乎襲乎僞乎高之謂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爲善者亦艱矣夫與人必待

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
簞食瓢飲顏其餒矣待功而後爲忠則身死功墜孔
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
取人之有顏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
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
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
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
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
直也旣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鄰無醯則我無直矣
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
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

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
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
不如於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
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
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爲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
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爲直而奔慕之夫子獨曰
孰謂微生高直使矯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
不爲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
高于是乎不與楊墨同爲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

嘉靖庚戌會試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

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窮夫以聖人之心運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爲勢之所窮囂囂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蓋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得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蓋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

時又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
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蓋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
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
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爲心誠有不得已
者矣而憂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
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
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
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
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爲天下之
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
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爲

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菑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爲人父母者爲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况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敦倫者聖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

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

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
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
何其盛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
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膾胥敖之屬則猶盪
于也敷于四海矢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
刑之治也征無敵矣而舍我稽事之徒猶勤畏
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迄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
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淮夷三監
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堂之上
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曰孜孜曰予畏上帝
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蓋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聖人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靜處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宮之中而昭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頃而繼續于千萬世之遠丘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瞽宗廩米詩書絃誦以時其教矣而格懲庸威之未已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登魚取龜擗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盡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未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

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
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
有所不及矣以爲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
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
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而其所以如此者
特其不自滿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
而亦不達聖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
其所聖人亦何爲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
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
一日二幾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
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

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陰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
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
窮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
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殞者殞者天闕者枯槁者大
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
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

嘉靖癸丑會試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
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
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
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

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
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
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
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
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
爲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
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
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濶畧而不由夫
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卽道也後之人徒見夫繁文靡
飾過制曲防苟簡踈畧之爲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
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蓋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上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寧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稟者命也發乎其心著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大用無所不著惟夫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者出乎

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
所爲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者出乎
道而已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乎禮重
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
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
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斁二
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道弊蓋自上古之時其民吁
吁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
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
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
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

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爲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己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率已之意以爲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別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雕鏤文章黼黻裘帶鼎俎豕腊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

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

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
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
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
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
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
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
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累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
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至于冠
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謁
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
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袞黼黻玄衣纁裳冕朱綠藻
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
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
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懸
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橫斜曲
直平正倒丕開發呼歛清濁高下者聖人能考之而
不能爲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
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
而不惑者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緹縵之
禮而巳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凌
悖之度而巳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論則不得其志

禮而巳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凌
悖之度而巳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諭則不得其志
亦寄象鞮譯之音而巳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
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
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
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卽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
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
故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
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
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

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太白周之太赤母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舄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鳥書龜書魚書蟲穗之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蓋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蓋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爲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

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

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爲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
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
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
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
法至秦而遂絕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
千載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己而成功

嘉靖乙丑會試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
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
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
己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

吾以一人之身而爲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
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
天下日戰于擾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
天下而欲以一人爲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
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蓋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
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
無爲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
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
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
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

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

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

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任之故雖千鈞之重可不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爲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己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日以紛然蓋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自爲之蓋前世人主有其術出于此者未有不至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樂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

視其視聽不出帷墻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聰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爲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謂也蓋其聰明神智所以運乎天下者也運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

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
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
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
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鳥
獸未若矣禮樂未興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
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爲是迂緩不切之
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爲者獨有事天之責使天道
少有不順而愆忒或見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當無
敢少寧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
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
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堯咨之不過一二言而已

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已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爲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蓋其所以無爲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已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爲之道也公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櫛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

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搢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務也六卿日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爲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已者其事一無所爲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爲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爲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

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蝸
蟻伏之中深宮宥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
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已無爲所
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
恭已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
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蒞所以
養其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
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
性也寢兕持虎鮫鞮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
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
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夫

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
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夫
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內莫不係統故
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
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
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
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効其用嗚
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
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震川先生別集卷一

四





上海商務印書館





